

明代戏曲与文化家族研究

殷亚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代戏曲与文化家族研究

殷亚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戏曲与文化家族研究 / 殷亚林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161-8485-1

I. ①明… II. ①殷… III. ①戏曲—文化—家族—研
究—中国—明代 IV. ①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6119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靖晗
特约编辑	赵 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 / 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罗时进

近年来，文学研究如何拓展和深化是学者们经常思考的问题，而相当丰富的研究实践表明，地域和家族文学正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其中有许多很好的选题和研究个案已具有了进入学术史的价值。虽然我们很难说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就一定形成趋向和重点，但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甚至新的学科方向来评价，当无疑义。

据现有文献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家族”之“文学”一般多指诗文，在科举制度形成后，所谓“文学”则不但与科举考试的科目相关，也与入仕后的官方应用性文字有关，如宋代晁说之云：“况臣一门七世食禄，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际，极礼乐文章之誉。曾祖宗恣，宝元康定之时，专任西鄙之役，遂参大政，罢兵息民。自尔以来，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职也。”这里的“文学之家”称誉显然是因晁氏家族“礼乐文章”的广泛社会影响。但我们知道，宋元以降，词曲大兴，明清时代戏曲创作、演出以及曲学理论更蔚为大观，而世家名族与该领域的关系也颇为密切。实际上明清两代在某些地区存在着一种较为特殊的家学——曲学，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然而这是一个学术含量很高、知识专门性很强的课题，非专攻曲学并熟谙家族文学研究者难以为之，故这方面的专论在家族文学研究中一直较为冷落。



殷亚林博士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主要是以词曲研究为对象的，颇有心得和成果。2008年他考取博士研究生后商定毕业论文选题时，我希望由他来研究明清江南曲家、曲学与家族的关系。这个选题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但亚林经过考虑后“毅然”接受了这一选题。我用“毅然”这个词来形容其态度，说明他是掂得出这个选题分量的，也深知其难度，但他愿意攻坚克难，在学者们较少涉及的领域留下自己探索的足迹。

经过三年的潜心探索，亚林终于如期完成了《明清江南家族与曲文化研究》的博士毕业论文，在论文评审和答辩过程中，专家们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现在经过进一步调整、修改，形成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专著，书名定为《明代戏曲与文化家族研究》。亚林是个专注于学问的人，在这部以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上，他是花了不少心血的。也正是这些心血灌注下去，使这部著作有了开拓创新的价值，足可称道。

首先，文献基础相当扎实。在古代，“文献家族”与“文学家族”具有互文的意义，这从一个角度说明无文献之积累，家族文学便无以显示，文学家族更无从标立。以曲著称的家族其文献收集与整理的难度远较诗文家族为大，学者以往做相关研究，必称吴江沈氏家族、太仓王氏家族，亚林除对上述诸家进一步开拓外，对余姚孙氏和吕氏、阳羨吴氏、松江宋氏、昆山顾氏、山阴祁氏、长洲张氏等皆有发掘。除地方家族曲家、曲学外，对皇室尚曲现象亦以文献为据，加以揭示。这样，通过勤勉的收集整理，原本学术视野中较为稀落的擅曲家族，竟林林总总，呈现出繁茂深涵的气象了。

其次，家族背景考论深入。在家族文学研究中回避不了对相关家族的考证、梳理。家族，是一个社会学、历史学概念，每个家族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征，有自身的天形地貌和文化脉络。只有将家族背景、世系传承、族亲网络、人物关联考证清楚，才能够真正进入家族文学的知识建构中去。亚林在这方面是下了一番苦功的，即使像“李本复姓”这样的非常复杂的纯历史问题，也饶有兴味地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加以进一步探讨，从中发现家族文化中的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在相关家族的研究中，除了世系承衍外，作者充分注意家族中一些重要人物关系，如母子、兄弟、叔

侄、舅甥等，以及复杂的姻娅脉系。这些特殊人物关系中，有家族文学的许多因子和密码存在。可以说，亚林的这本著作，正是因为将家族关系作了充分的脉络化梳理，明代（包括清初）戏曲、散曲及曲学理论与文化家族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才得以呈现。这是本书的特色所在，读者绝不会对大量的图谱式的梳理感到乏味，相反能够产生阅读兴趣和会心理解。

最后，戏曲文化特色鲜明。研究诗文家族必论其诗文，研究擅曲家族自然离不开对家族性“曲”文学文本和“曲”学理论的论述。亚林在本书中凡论及某家族，必有专业角度的分析阐证，家族作家与曲文、曲论并呈，且涉及特殊的戏班组织形式——家乐，这种具有实证意义的引证，表明作者在视角和笔锋上都力求真正切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对吴炳及其“梨花五种曲”的分析相当细密，富有创见，即使作为纯粹的戏曲文学研究，其见解也是能够引人关注的。另外，在对宜兴和华亭相关家族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家族曲群”“兄弟曲群”的概念，是颇具特点的概括。对于明清家乐、文化家族刻曲藏曲等问题也有论及，使阐述覆盖面有了较大的幅度。相信这些内容对戏曲文化领域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学术研究，贵创新，更贵求实。年轻学者进入自己的选题，有时就像踏入自我世界，往往会将所论述对象尽量拔高，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选题的价值和论证的高度。殊不知平实乃学风，亦为境界。亚林在研究家族与戏曲文化的关系时，是持有平实的态度，他说：“家族和戏曲文化的结缘在中国古代实非普遍，远不如正统诗文那样既被广泛接受又能在家族中传承很多世代。即便在戏曲文化达到极盛的晚明，该现象亦未能遍地开花，而是主要分布于江南发达地区。”我对这样的论述反而感到可信，给予欣赏。当然，作为“地域一家族文学研究”，亚林已经对为什么明清时期江南会出现这样的文学现象从不同角度作了探讨，但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仍然有更深入研究的余地，相信今后亚林还会继续努力。

兹略叙以上，姑聊充序言。

壬辰夏于吴门

序 / (罗时进) 1

绪 论 / 1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明代戏曲与文化家族的结缘 / 6

第二节 明代擅曲家族概览 / 13

第二章 余姚孙氏、吕氏的曲学及其集大成者吕天成

第一节 余姚孙氏、吕氏家族概况 / 26

第二节 孙氏曲学传统及其对孙、吕两家的影响 / 38

第三节 吕天成及其《曲品》——家族曲学的集大成 / 46

第三章 太仓王氏家族的百年戏曲情缘

第一节 太仓王氏概况 / 62

第二节 太仓王氏的曲作和家乐 / 73



第四章 吴江沈氏：历史上最著名的曲学世家

- 第一节 吴江沈氏概况及其曲家 / 83
- 第二节 沈璟及其所确立的沈氏家学 / 90
- 第三节 沈自晋及《南词新谱》 / 98
- 第四节 沈氏曲家在创作上的继承与发展 / 108

第五章 宜兴曲家群体及其代表吴炳、万树

- 第一节 宜兴文化家族及曲群概况 / 135
- 第二节 吴炳及其“粲花斋五种曲” / 142
- 第三节 吴炳外甥万树及其“拥双艳三种曲” / 159
- 第四节 吴炳、万树戏曲创作的传承关系 / 168
- 第五节 路迪、陈于鼎及其他曲家 / 185

第六章 华亭宋氏兄弟曲群

- 第一节 华亭宋氏概况 / 197
- 第二节 宋氏散曲唱和家集——《棣萼香词》 / 207
- 第三节 宋氏兄弟的曲学理论 / 220

第七章 明代家族的戏曲文化成就及其意义

第一节 其他擅曲家族及该现象在清初的延续 / 233

第二节 明代家族对戏曲文化的主要贡献 / 238

第三节 家族戏曲文化热的历史意义 / 243

参考文献 / 246

后 记 / 252

绪 论

明代，尤其是中晚明堪称金元之后戏曲文化的又一黄金时代，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历来戏曲史对该问题的讨论忽略了文化家族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明清两代的文化家族在诸多领域皆影响非凡，这也是近年来明清家族研究特别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文艺成就而言，中晚明有不少家族造诣颇为深广，既以传统诗文、书画著称，又以词曲著称，而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现象。部分家族甚至从戏曲创作到曲学理论、从家乐表演到剧本刊行，涉足了戏曲文化的各个领域，非常全面地对这一传统文艺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该现象与中晚明的新思潮、文艺领域的革新运动以及纷繁多姿的城市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也由此造就了古代家族文化的崭新一页。本书即联结明代戏曲、家族两大热点问题，探讨家族在明代戏曲文化走向鼎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杰出贡献，此举对戏曲史研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对文化家族研究也是一次积极的开拓。

一、论题的缘起

本论题从酝酿到论证再到付诸实施，首先得益于近年来家族文化的研究热潮，而且明清作为家族文化的鼎盛和集大成时期，受到了格外关注，所催生的一系列丰厚成果给予本论题以坚实的基础和足够的鼓舞；其次则归功于学界长期以来对明清辉煌的戏曲文化所进行的不懈探讨，以及由此铸就的深厚的学术积淀。

明代戏曲文化从方方面面皆达到了鼎盛，特别是古典戏曲的重要形式



之一——传奇，无论其剧本创作、理论总结还是舞台表演都获得了非凡业绩——传奇剧本成为明清文学的代表，古典曲学理论构筑起完善的体系，而昆曲艺术几乎达到了古代中国舞台艺术的巅峰。由此明清戏曲文化成为近现代学界热点自在情理之中。从20世纪初王国维、吴梅等大师为戏曲研究奠基以来，无论是文献整理、考订溯源还是理论探索、纵横比较，都取得了耀眼成就，大量优秀学人及其论著此处不作赘述。值得强调的是近年来戏曲研究一直在不断发展、开拓——向纵深发展，向跨学科、跨领域开拓。比如对于戏曲文物的发掘和探索，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戏曲舞台艺术的讨论，对于戏曲与其他文体的关联比较，对于戏曲与地域、民俗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再比如中国传统戏曲与世界其他戏剧形式的比较研究，明清家乐组建、演出方式的研究，戏曲流派或团体的深入开掘，等等。此外，戏曲这一古老的民族艺术在今天的传承、保存和发展始终是严肃而急迫的全民话题，《牡丹亭》等一批昆曲经典剧目的热演，又引发了戏曲生态、戏曲接受、戏曲传播等一系列新型交叉课题。虽然目前不少新兴研究领域尚难取得实质性突破，未能形成学术气候，但这种多方延展、多维突破的趋势是意义深远的。

明清两代又是文化家族的重要发展时期和集大成时期，近年来围绕该现象所进行的研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从宏观上看，吴仁安、江庆柏、罗时进、梅新林等学者堪称代表，他们的相关专著、专论具有学科指导意义。吴仁安相继出版了《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等系列家族史专著。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侧重考察了苏南地区望族的文化活动、文化成就。罗时进的论文，如《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文献建设》《清代江南文化家族雅集与文学创作》等，属于对江南文化家族的深入研究，对相关学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梅新林的专论《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及其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亦具有很强的学术指向性。从微观上看，很多学人或以一地，或以一家进行小范围研究，也颇有价值，相关例子甚多，不一而足。这些微观研究翔实地展现了在师友结

纳、文人社群、政治集团之外，另一种特殊的文化共同体——家族文化共同体及其活动过程。

明清家族文学作为学界新宠，在很多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和开拓，例如家族文学的整体理论构架，家族文学的区域研究、文体研究、女性研究，以及多角度多领域的纵横比较、广泛联系等。这些都是明清乃至整个家族文学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渐次展开的学术趋势。正是在该学术背景下，笔者深受启发，以家族为切入点，另辟蹊径考察明代戏曲文化，同时又以明代戏曲文化为契机反观家族文化在此期的多元构成、发展变迁，既为戏曲研究开拓内容，也为家族研究探索新意。当然，由于明代文化家族研究是在近年方上升为学界新宠，故目前对明代戏曲与文化家族的关联甚少涉及，特别是整体性观照、总结尚无专题，这也使本论题在具有一定开拓性的同时，又有相当的学术难度。

二、所涉范围、概念等

本书涉及的一些概念基本遵循现有结论或约定俗成的观点。本书时间上以明代为主，然亦包含了清初，因为一方面家族本身即意味着漫长的历时性、相对的稳固性，另一方面文化亦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明清易代对其产生了很大影响乃至破坏，却不会使其就此中断，清初戏曲正是承继晚明而获得了耀眼业绩。戏曲文化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涉及戏曲的文学形态、表演形态以及相关的曲学理论、戏班组织、刊刻传播、社会影响等方方面面。由于曲的文学形式包括了戏曲（传奇、杂剧）和散曲，甚至不少民间曲艺形式亦可归为其类，故本书对所涉家族的散曲成就亦附带介绍。与戏曲的文学性、舞台性都密切关联的曲学成就将是本书特别关注的对象，因为中晚明堪称古典曲学的巅峰，中晚明重要的曲学论著大多来自曲学根基深厚的文化家族，少数家族甚至将其发展成为家学。此外，戏曲的舞台性别具一层特殊意义，而明清戏班中的独特形式——家乐之兴起是一个尤其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



三、研究思路及框架

由于目前讨论明代戏曲和文化家族的研究成果甚少，家族资料又比较冷僻或分散，大量基础工作需要开展，因此本书将采取全局概览、突出典型这一基本思路。首先将发掘、梳理明代擅曲的家族个案，结合社会背景、时代特点进行全局性观照；其次选择最有典型意义的擅曲家族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如余姚孙氏、吕氏，太仓王氏，吴江沈氏，山阴祁氏，华亭宋氏，等等，对这些典型擅曲家族将作全面的家世和文化成就的梳理，突出其戏曲领域的贡献，并关注其家族传承。最后在上述个案具体、丰满的基础上再加以归纳总结。

正文部分共七章：

第一章“总论”，主要回顾明代戏曲文化之盛况，戏曲与文化家族的结缘，并概览今天可考的明代擅曲家族。

第二章“余姚孙氏、吕氏的曲学及其集大成者吕天成”，以吕天成为中心探讨两大联姻望族孙氏、吕氏的戏曲文化传统。孙氏、吕氏拥有优良而全面的家族文化教育，对各种才能技艺都不偏废，因而在戏曲文化及相关领域人才众多。他们精于音律、长于理论，推动了晚明曲坛的论争和发展，吕天成尤为两大家族曲学之继承总结者，集创作和理论于一身，并代表两大家族在晚明曲坛获得了重要一席。

第三章“太仓王氏家族的百年戏曲情缘”，太仓王氏是文艺造诣非常全面的著名家族，丹青绝技尤称独步，并成为王氏最有代表性的家学，同时王氏对戏曲文化亦情有独钟。虽出于种种原因王氏曲家数量不多，但绵延四代，代有传承，其享誉四方的家乐更是横跨明清，逾百年之久，堪称古代家乐史上的奇迹。

第四章“吴江沈氏：历史上最著名的曲学世家”，吴江沈氏近年颇受学界关注，本书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吴江沈氏的戏曲成就作集中回顾，并突出其家学——曲学的建设和传承。吴江沈氏是探讨家族与戏曲文化的典例，故本书不因已有专题研究而刻意回避。

第五章“宜兴曲家群体及其代表吴炳、万树”，中晚明宜兴文化家族达其鼎盛并形成了不少文艺流派，在戏曲方面亦形成了一个创作群体。该群体中吴炳、万树舅甥二人尤为突出，他们先后成为晚明、清初曲坛的代表人物，而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及创作上的传承关系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第六章“华亭宋氏兄弟曲群”，华亭宋氏是明清著名的阀阅世家、书香门第，晚明时以宋存标为首的兄弟五人格外重视家族文化的建设、家族成员作品的整理，从而达到了家族文化事业的顶峰。宋氏兄弟诗文词曲皆有造诣，但其最有成就的是词曲创作，不仅奉献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作品，而且家族成员之间广泛的唱和、品评、理论总结尤有特色。本章将对宋氏的家族唱和、家集编撰等情况进行探讨，重点突出其散曲创作与曲学理论。

第七章“明代家族的戏曲文化成就及其意义”，为结论部分，主要总结历史与文化进程中的家族戏曲热及其成就、意义等，并针对本论题的不足与可能的开拓空间，提出一些思考与展望。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明代戏曲与文化家族的结缘

一、明代戏曲文化盛况

明王朝初建，政治上实行高度的集权统治，相应地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采取高压政策，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科举亦有别于前代而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以八股制义为体。如此，文艺创作自然强调明道、致用，注重宣扬传统礼教。统治者还特别针对大众文艺作出了很多严苛规定，例如《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同罪。”^①但同时演剧所独有的宣传优势及娱乐功能是统治者不能忽视的，故统治者又大力提倡那些有益风化之作：“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②以至高明的《琵琶记》得到了朱元璋“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这样的高度赞誉。由此明代初期宫廷和民间的戏曲演出一直比较盛行，并且为南戏向传奇的过渡以及明中期戏曲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只是明前期戏曲确实是一派歌舞升平，充满道德说教，类乎“台阁体”诗文，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朱权、朱有燉的杂剧，丘濬的传奇《五伦全备记》、邵灿的传奇《香囊记》等，大多类此。

① 《大明律》，《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页。

② 同上。

进入明中叶，社会生活发生较大变化，时代精神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迁异。在文学领域复古变革之风愈演愈烈，然明中叶诗文在今天看来并未获得实质性突破，倒是戏曲剧本的创作不仅势头旺盛且奉献了一批精品。传奇方面有李开先的《宝剑记》《断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张凤翼的《红拂记》《虎符记》，高濂的《玉簪记》，无名氏的《鸣凤记》等。杂剧方面有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康海的《中山狼》，杨慎的《太和记》，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四种等。

到了万历时期，戏曲创作进入高潮，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家作品，同时民间戏班和家乐也蜂拥而出。其中沈璟、汤显祖两位大家自不必多言，其他如周朝俊《红梅记》，屠隆《采毫记》《昙花记》，梅鼎祚《玉合记》，顾大典《青衫记》，汪廷讷《义烈记》，叶宪祖《金锁记》，王骥德《题红记》，徐复祚《红梨记》等，都堪称传世佳作。杂剧方面最耀眼的是一代奇才徐渭及其《四声猿》，徐复祚《一文钱》，王衡《郁轮袍》《真傀儡》等亦传诵一时。万历传奇高峰堪称中国文化史的奇迹。

嘉靖、万历间的戏曲创作热潮延续到了明末这个多事之秋，并直接影响了谱写古典戏曲最后华章的清初戏曲。动荡的明末继续产生了大批优秀作家作品，如吴炳《情邮记》《绿牡丹》，孟称舜《娇红记》，袁于令《西楼记》，沈自晋《翠屏山》，范文若《花筵赚》《鸳鸯棒》，冯梦龙《双熊记》，阮大铖《燕子笺》，等等。杂剧方面最受称道的是沈自征的《渔阳三弄》。

以上只是列举了各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据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今知明代传奇共 950 种，其中存全本者 207 种，存佚曲者 140 种；杂剧 500 多种（不包括部分难以断定年代的明初作品），其中存全本者 184 种，存佚曲者 16 种。仅杂剧数量即已超越了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元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甚至称：“年来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成一传。”^①由此可见沈宠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643 页。

绥“词山曲海，于今为烈”^①之形容并不夸张。至于作者身份更是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然以社会地位、文化修养较高者居多。

明代还对戏曲文化及其相关领域开始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很多曲学著作，如朱权《太和正音谱》，魏良辅《曲律》，徐渭《南词叙录》，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潘之恒《亘史》，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等。此外尚有大量短篇戏曲专论、戏曲评点和序跋，以及散见于曲谱、曲选、笔记、书信、诗文、词曲之中的相关论说。值得强调的是，明代的曲学理论已经对戏曲的方方面面展开了讨论，进而建立了我国古典戏曲理论体系。

在作品的整理与出版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明代戏曲选本、刊本之多，为前代所未有。如臧懋循《元曲选》、毛晋《六十种曲》、沈泰《盛明杂剧》等都是古代最重要的戏曲作品集。另外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等也比较重要。戏曲单出选集有《万壑清音》《词林一枝》《摘锦奇音》《大明春》《八能奏锦》等，戏曲、散曲选集有《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南音三籁》等。

明中叶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剧本创作的兴盛，演出亦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上自帝王宫殿、士大夫官邸，下至民间戏所、庙会乃至闹市街巷，四季之中、大江南北，笙歌燕舞、鼓乐不辍，可以说举国都沉浸在这一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之中。据载，明神宗曾因不满足教坊、钟鼓司提供的演出，另设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腔、海盐腔等。士大夫之家以及巨商之家纷纷购置家乐，长年弦索奏鸣、舞袖蹁跹，节日期间固然加倍热闹，平时每遇会客宴饮、风雅文会，亦以演剧助兴。某些条件突出的文人如张岱一人即备数部家乐，某些条件稍差的文人亦备数名家伶以供清唱。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曲家几乎都曾蓄养家乐。

至于民间演剧则显得更加鲜活和热烈，比如明清戏曲文化的核心区域江南一带，“南都（南京）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燕会小集，多

^① 沈宠绥：《度曲须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98页。